



《黄虎张献忠》
蒋蓝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蒋蓝语汇丰富而有个性,这段时间他经常冒一词儿:妄人。

他口中的妄人,大约是指文坛某些写不出真正好东西却狂妄自大的主儿。蒋蓝绰号“豹子头”,快人快语,喝高了就鼓起眼睛说:“随便喊个人把他(指妄人)一脚踢到阴沟里去。”据说蒋蓝小时候是个留披头士头发、提录音机、穿喇叭裤的街娃儿,经常在自贡老家和一个叫马力贤的家伙(现为著名影视人)联手打架,号称“蒋腿马拳”——估计不是花拳绣腿。

我私下觉得,这些年,火力全开的蒋蓝自己倒像个“妄人”,如同卵巢功能超好的老母鸡一个接一个生蛋,他的好书也一本接一本面世。这不,《豹典》《踪迹史》才搞完,他又拿出40万字的《黄虎张献忠》。这部非虚构作品里,现实“妄人”蒋蓝拧出一个

“妄人”蒋蓝和妄人张献忠

李贵平

全新的历史妄人。

蒋蓝笔下的张献忠,是个挑战你想象力的异类:嗜血、粗鲁、狡黠、敏感、多疑、偏执、厚黑、冷血、狂热。当然,张献忠之“妄”,也建立在历史文献阙如、虚妄的基础上,更因其人被赋予了太多意识形态的东西,于是,在浩繁文献和庞杂野史的滔滔河滩上,这个一世枭雄面目模糊可疑,一会儿被抛向“杰出农民起义领袖”的波峰,一会儿被沉入“杀人不眨眼恶魔”的波谷。历史有时候还真真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多真相我们无从知道,很多写张献忠的小说、传记、野史等难得其要领,无法让人看出真实的“这一个”。

蒋蓝写张献忠很巧妙,他选择了十几个重要场景,采取一种“悖论写作”方法,展示了偏执枭雄的历史和传说。蒋蓝睥睨权威,蔑视流俗,不屑臆想,打破以往历史小说、外传、学术论文、民间故事的向度,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展示了复杂时代复杂人物的形成过程。

《黄虎张献忠》是用脚“写”出来的。作为资深记者,蒋蓝近年来踏勘跋涉于荒山野岭,探寻遗存古迹,注重口述史整理,从而以新的角度记录了大西皇帝怪异而极富个性的秉性。

《黄虎张献忠》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张献忠杀人。深夜读这本书,你会感到有一股阴森冷风从荒坟里吹来,抑或有一个吸血鬼躲在

床下随时要爬到你脖子上来。张献忠太嗜杀了,他走哪杀哪,杀明军,杀清军,杀降卒,杀百姓,杀学子,杀美妾,杀眷属,杀部将,杀士兵……1644年大西军攻占重庆府后,狂杀重庆府官吏,还让上万名明军俘虏和市民排队被砍去右臂,若有人想“蒙混过关”只想失去左臂,刽子手剃掉左臂后又“纠错”另砍右臂。1644年11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宫中美女,就是俎上之小鲜肉,张献忠虎啸平原,直如虎捣羊群。”蜀王留下的四大美女,个个“美而艳,皮革一般柔软”,都一一惨死在黄虎的刀剑下。这种有着刮骨般次声波效果描述,让人想到沈从文先生《辛亥革命的一课》的场景:革命党人起事失败后被清廷镇压,残阳下,四百多个滴着鲜血的头颅被扔在沅江的河滩上……

关于杀人,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士兵给德国士兵取绰号,把他们叫做德国丘八,这样就可以问心无愧地杀死这些敌人了,因为他们不是人;而如果把德国人看作是一个有名有姓的青年,他的口袋里还揣着爱人的家书,要去心安理得杀死这个青年就困难多了。

头角峥嵘的张献忠嗜杀,源于他早已习惯了沙场肉搏的刀尖舔血,看惯了袍泽或敌军鲜血淋漓的断胳膊

少腿儿,更源于他主政一方尤其称帝后内心残忍之虫的苏醒鼓捣。习惯成自然,黄虎早已丧失了汤因比所说的“心理暗示”了。

多年来,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关于张献忠是否病态般杀人,或者是否背了清军嗜杀的黑锅,颇具争议。这方面,蒋蓝显示了他文本操作的高超:洪水排挞般引用史料、典籍并讲好故事,间或以随笔闲侃或心理分析,诱导读者心甘情愿一头栽进他的讲述里。

蒋蓝的狡黠还在于,为了消减书里洋溢出的血腥气,他用诙谐而富于思辨性的语言,讲了许多张献忠的“好玩”故事:此人爱看戏,爱写诗(顺口溜),爱观天象,爱朝天空开炮,爱发口舌圣旨,爱制造大炮,爱收集奇珍异宝……都构成一部有血有肉、妙趣横生的人物踪迹史。

朱光潜先生指出,“历史必须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这让我想起《黄虎张献忠》自序几句话:“作为蜀人,我一直有研究、记录大西皇帝言行的愿望。置身蜀天与蜀地,我更有责任记录这一段促使天地翻覆、山河变赤的历史。”那段尘封的历史,那个诡异的人物,那些纷繁的争议,压得蒋蓝喘不过气来,他想通过艰难的攀爬,站在现代思维的高地,透过历史雾霭,还原一个“妄人”的真实面目。

观照现实的读书更有穿透力

爱读书是他的初衷,而他却不只于初衷,纸间的广袤和深邃成为他深耕教学、洞察社会、观照现实的一渠源头活水。那流于笔尖的温暖和力量,正是他身为“读书人”最真实的诠释。

采访者:毕瑾

本期嘉宾:安庆市某校在职教师 王老实

毕瑾:您经常读的书都有哪些?对您有什么指导意义?

王老实:开卷有益,也可能有害。我衡量一本书的价值标准是:读了之后,自己是否也想写点什么,哪怕所写与此书毫不相干。于我而言,作为一名教师,要读教学书让自己专业精深,学养深厚,还要在提升自我的同时成就学生。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写作爱好者,读文学书,更是必须的。教学书与文学书的双重滋养,让我逐渐成为一个主精辅熟专博相济深广结合的多面手。有外地作家朋友盛赞我是安庆教育界与文学界的双料名人。过誉之辞里有对我等爱读书人的肯定。

与其说读书对我有指导意义,不如说是读书塑造成就了我。当人们都在忙着升迁精于发财时,我却独守青灯古卷,潜心向读,终有所获。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最高境界为“天地境界”,抵达此境之人必具

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宇宙万物都镌刻着他的忧思,都掺入了他的喜怒哀乐。他是超然的,又是融入的,他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这个“他”,就是好读者、善读者。

毕瑾:所以,时评写作算是您的读书成果吗?

王老实:十几年前,我由着迷于诗词创作移情到时评写作上,一口气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千余篇时评作品。这一切至少可以证明我虽不是一块写诗作词的料,却可以是一个写好时评的人。

新闻是事实判断,时评则是价值判断。读者每天需要有新鲜感的新闻,但更希望看到新闻背后隐藏的价值。尤其当读者读到某些具有某种价值取向而又不明晰其价值指向哪里时,一篇好的时评则能帮读者廓清迷雾。我觉得,写好时评也是一个读书人的职责和义务。

毕瑾:相对于大众化阅读,您认为教师读书有什么特殊意义?

王老实:教育是用智慧熏陶智慧、用行为影响行为、用人格塑造人格的特种行业。教师作为这个特种行业的劳动者,只顾着流汗付出是不得体的甚至是不称职的,应该在彰显共性的同时突出个性。就读书而言,教师必须成为一本书。工资再低也要买书,工作再忙也要读书,交情再浅也要

送书,房子再小也要藏书。我一直认为,会思、会说、会写是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的“三把斧”,是基本技能也是核心素养,而这些技能与素养,从来都与读书密切相关。正如美国诗人所言:“跳着舞过暗淡的日子,让我飞翔的是一本书。”当然,教师不能只顾着自己飞,还要带着学生一起飞!

毕瑾:您对当前安庆公共读书处布点现状的看法?

王老实:书店萧条萎缩,报刊亭退隐,已是不争的事实。放眼高楼大厦间,物质味虽丰沛,但书香气颇为寡淡。据我所知,目前安庆的公共读书点并不多,“前言后记”算一处读书处,但其经营性质大大削弱了公共读书的属性。

针对这个现象,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不妨在客流量较大的商场、商业街、休闲公园、车站、码头、机场、体育馆等,各开辟一至两处公共读书室,最好就像有些城市建设的“朗读者”读书亭那样,既方便市民在购物、逛街以及等车、休闲的时候前去读一读,又能给城市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安庆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全国优秀旅游、文明城市,不能徒有其名。

毕瑾:您认为建设“书香安庆”还需要完善加强哪些方面的建设?

王老实:硬件、软件设施都需要加强。硬件,除公共读书处需加强布

点外,还要视情适当地延长市图书馆关闭时间。毕竟,现在的夜读者越来越多。软件方面,不妨结合安庆历史上的名人纪念日,开展一些相关朗诵比赛和读书征文活动。比如古桐城派代表人物的文章、海子的诗、张恨水等安庆现代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都可以选取其精华部分、精彩段落来开展类似的诵读活动,还可号召中小学生对有针对性写读后心得。

毕瑾:请您推荐一本好书,简要介绍一下推荐理由。

王老实:我推荐朱光潜的《慢慢走啊,过美好的人生》一书。朱光潜祖籍安庆桐城,延续了古城文脉,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他的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这本美学读本通过散文的写法将人生哲理与艺术精妙结合,让所有人读懂美、感受美的同时,培养属于自己的审美能力,对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值得一读。

